

林序

在資訊的洪流裡發現生命的悸動

林靜伶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打開媒體，電視也好，報紙也好，多的是資訊垃圾。總統大選將屆，總統候選人搭檔誰配誰的連續劇可以演超過一百天。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哥來台演唱，我為什麼應該要知道他住哪家飯店、哪種等級房間、喝哪個品牌礦泉水？台灣首富嫁女兒，我為什麼應該知道她訂的喜餅是哪家，她的喜帖長什麼樣？

打開媒體，我們看到的是狹窄的眼界和有限的色調。政治版只有藍色和綠色，社會版的主色是黑色、紅色、黃色，影劇版的主色是黃色、肉色、金色。在這樣的媒體世界長大，不近視、不色盲，也很難。

打開《生命力》新聞網站，如同在一個空氣污濁的房間內，推開一扇窗，讓我們呼吸到新鮮的空氣，讓我們意識到屋外的遼闊。

《生命力》公益新聞網在一九九七年創刊。剛開始的時候，沒經費，沒設備。不虞匱乏的是，陳順孝老師的熱情和傻勁，以及學生的勇於嘗試。當時用的是阿孝老師個人的一台電腦。老師和學生一起從寫程式開始摸索。台灣第一個原生的、學生實習的公益電子報在輔大校園誕生。

《生命力》創刊的主要精神是「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這個精神在《生命力》走過十年的歲月中，一直持續努力與落實。在這裡，弱勢者的聲音和權益被關注，默默地為社會正義、為社會弱勢付出的人和機構被報導。在這裡，我們看到生命的悸動，看到台灣的愛和希望。

走過十年的歲月，《生命力》在探索新聞的社會意義，也在探索生命的價值。

新聞的社會意義是什麼？以往我們把新聞定位在以告知／資訊為主的功能上。這樣的界定，基本上區分了誰有資格提供資訊、誰被告知的權力位置。《生命力》的三個發展歷程：傳統網站時期的公益新聞、部落格時期的公共新聞、到Web2.0的公民新聞，終於大膽跳出傳統新聞已經僵化的報導者與接收者框架，走向公民參與的新聞實驗。公民參與新聞產製，就是一種社會關懷與社會行動。

除了探索新聞的社會意義，《生命力》也在探索生命的價值。新聞怎麼會探索生命的價值呢？新聞不是旁觀的資訊提供者嗎？

撰寫《蘇菲的世界》的作家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曾經抱怨新聞的眼界狹窄、提供無關緊要的資訊，卻不去探索更重要的議題像是生命的本質這種問題。他抱怨在新聞資訊的洪流裡，我們卻忘了自身的存在，「有時我忘了自己活著。我只來此一次，以後也不會再來。但是這個道理我卻這麼容易忘記。」(《靈魂的出口》，格林文化，1999，10-11)

如果有機會，喬斯坦·賈德會發現在《生命力》的文章裡，可以看到在社會幽微角落，一個個謙卑而努力的生命力量；也可以看到許多在默默付出關愛的過程中，找到自身生命意義的市井小民。不需要外在的知識桂冠，每個人都可以是他人人生舞台的哲學家和行動者。

阿孝老師把他十多年來在《生命力》的理想實踐歷程在這本書裡做了完整的描述。在這書裡，我們看到理論、實踐、與科技如何進行對話。如果理論（公共新聞學、公民新聞學）標示一種理想與方向，科技的精進與應用提供實踐理想的可能性，那麼實驗精神與行動力量則是築起通往理想的橋樑。

這本書給我們的啟發是多元的，包括學術的啟發、教育的啟發、社會實踐的啟發。從學術的意義來看，《生命力》的三個發展歷程與累積十年的成果，讓我們體認知識如何化為行動力量，也讓我們重新思索新聞的內涵、新聞的表現形式、與新聞的社會意義。《生命力》的知識探索與實踐，為新聞學的發展提出問題與思考角度。

從教育的意義來看，這本書為社會行動教育與服務學習教育提供一個成功的參考與學習模式。我們看到師生如何共同摸索與學習，如何不斷利用新的網路科技，歷經改版實驗，探索新聞呈現的多元樣態。

從社會實踐的意義來看，《生命力》在關懷社會的過程中，體認公民新聞的意義，與主流媒體抗衡。更重要的啟發是，在這樣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我們不需要依賴大筆資金，也不需要昂貴設備，我們需要的是熱情、理想、和毅力。

很高興看到阿孝老師這本書即將問世。《生命力》新聞網站的文章，和記錄《生命力》發展歷程的這本書，讓我們在資訊的洪流裡發現生命的悸動。